

溯源佺山

SUYUANTASHAN

余庆县文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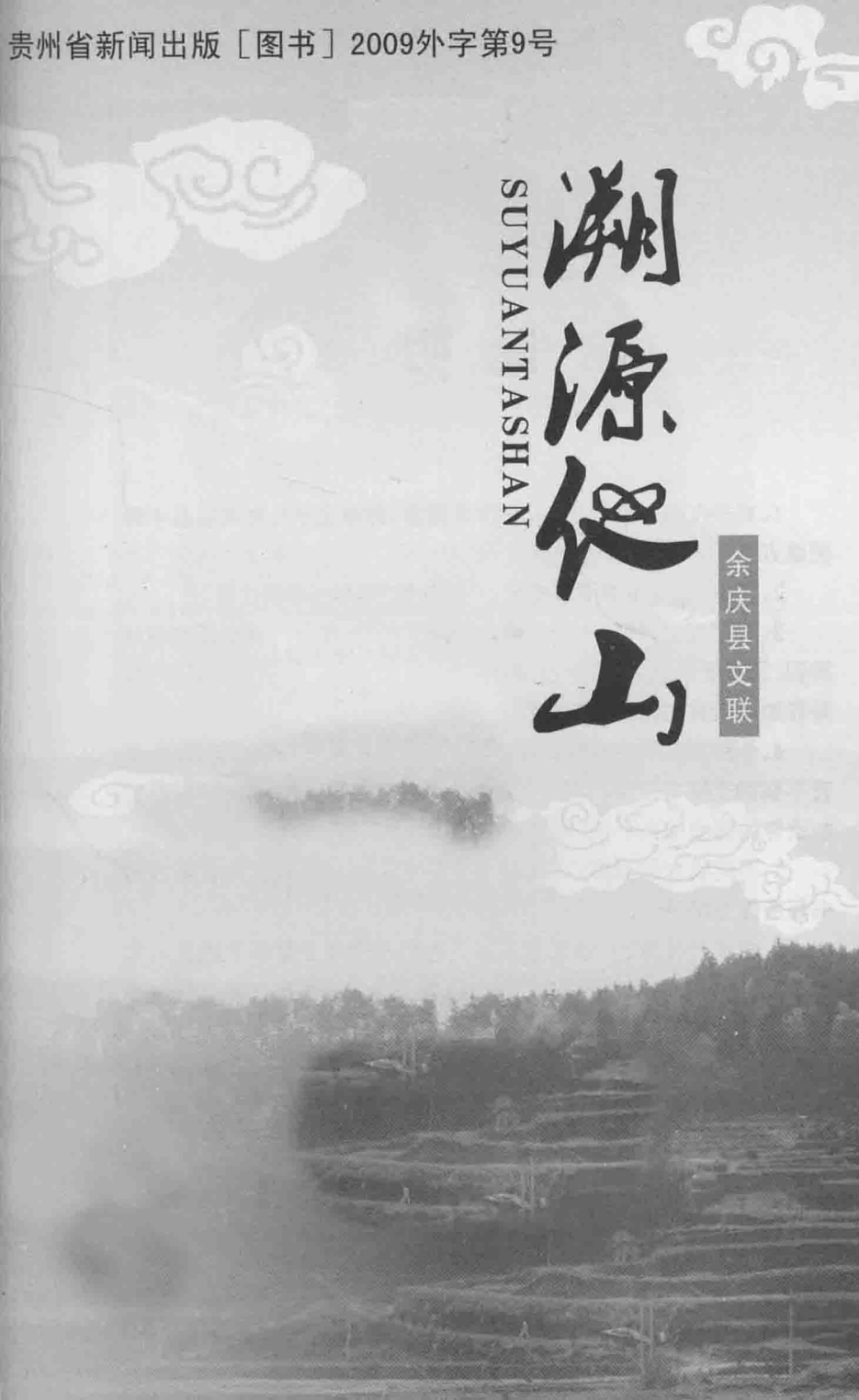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省新闻出版〔图书〕2009外字第9号

溯源促山

SUYUANTASHAN

余庆县文联



贵州省新闻出版[图书]2009 外字第 9 号

溯源他山/余庆县文联

编辑出版:余庆县文联

地 址:余庆县白泥镇翠屏路

邮 编:564400

电 话:0852-4620060

开 本:889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280 千字

印 数:2000 册

出版时间:2009 年 8 月

印 刷: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

工 本 费:29.80 元

图书有印、装错误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023-86109108

说 明

1、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未征作者同意，对原文中与史实明显不符的地方作了修改，请作者谅解。

2、文中“按”，即原作者注释。“编者按”即本书编辑注释。

3、文中“□”，代表一个字符。因原文缺损、影印件模糊原因不能辨识，又不便删改，故留下遗憾，请读者见谅。如有机会将其补上，并告知余庆县文联，不甚感谢。

4、个别古汉字没有简化字，仍用繁体字代；在《汉语大字典》上都查不到的个别古汉字，无法输入微机，只好借助电脑造字功能另造。如给你的阅读带来不便，请见谅。

5、不同版本的书籍中所载同一诗文、史实有差异的，均以最古的书籍所载为据录入。

6、由于种种原因，钱邦芑及后人作品尚有不少篇章未能录入本书，请关注他山文化的朋友相互转告，并与余庆县文联联系，以助《溯源他山》续集早日问世。

——编 者



钱邦芑塑像

黄泽富作

他山文化
源远流長

二〇〇八年秋楊興友



中共余庆县委书记 杨兴友 题词

弘揚
山文
化
發
掘
旅
游
資
源

戊午年宋曉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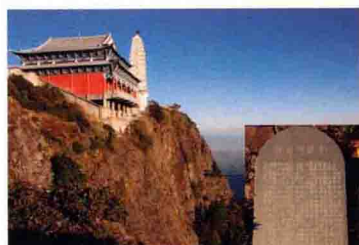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州省余庆县蒲村他山全貌



贵州省余庆县蒲村冥山全貌

钱邦芭隐居 足迹



云南省宾川县鸡足山金顶



鸡足山华首门寺石碑



贵州省湄潭县西来庵



贵州省修文县知非禅寺



贵州省修文县三潮水

寻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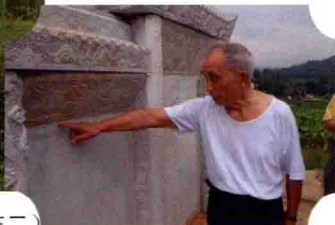
钱邦芭遗踪



余庆县文联考察组陈忠禄（中）、钱再伦（左）
鸡足山华首门寺访心悟禅师（右）



余庆县文联考察组陈忠禄（右二）、唐明强（左二）、
蒋先顺（左一）、汪洪姍（右一）与郑逢元九世孙郑之良
（中）在郑逢元夫妻墓前留影。



余庆县文联考察组敖溪招隐山寻访



钱邦芭独酌处 湄潭县西来庵

钱邦芭他山题刻(选一)



他山



翠屏



藏书崖



钱开少放歌处



断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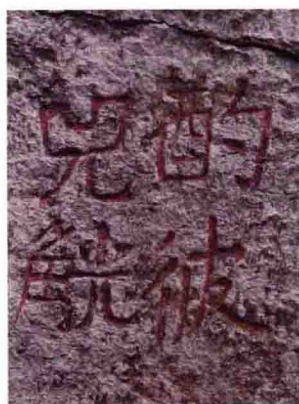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帆峰

钱邦芭招隐山题刻(选)



招隐山



酌彼兕觥



汪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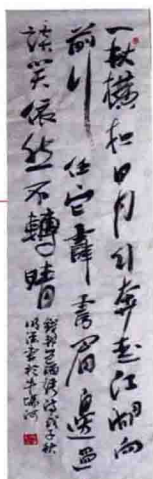


苍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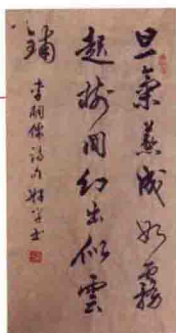


络穴所

他山墨韵



行书 唐明强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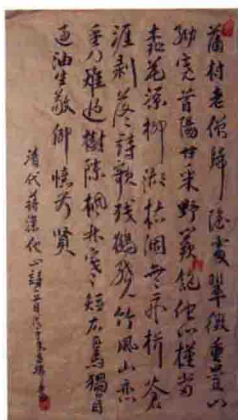
行书 何好学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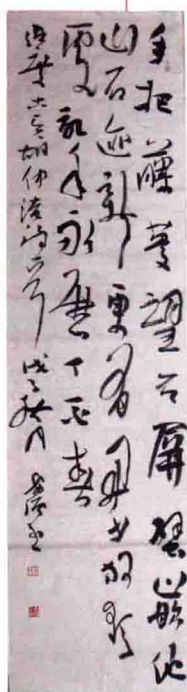
行书 余传华书



隶书 徐才俊书



行书 杨昌瑞书



行书 高安强书



国画 大拙和尚聚仙图 李传强作

弘扬民族精神 繁荣地域文化

——序《溯源他山》

曾祥铤

蒲村之他山，是余庆境内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；其丰富的蕴含，无疑是余庆历史文化中最为夺目的篇章之一；其意义与影响，则早已超越时空，融入了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。

命名并营造他山的钱邦芑，所作所为，并非孤立现象，他是特定时代具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在其代表作之一的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中，为他立了专节，且为篇幅最大者。

该书出版于1940年，1957年再度出版，作者在《重印后记》中说：“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，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，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，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、民族气节，不徒佛教史迹而已。”

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为该书所写之《序》中说：“明末永历之世，滇黔实当日之畿辅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，故值艰危扰攘之际，以边徼一隅之地，犹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，盖由于此。及明社既屋，其地之学人端士，相率逃遁于禅，以全其志节，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，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，虽曰宗教史，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。”

由两段引文可看出，自号知非居士、大错和尚的钱邦芑乃“逃遁于禅，以全其志节”的“禹域文化之精英”之一，书中所称道的是其“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、民族气节”。

钱邦芑隐居他山的作为印证了这一点。不满重兵在握的孙可望的挟制而弃官隐居蒲村，为断孙可望逼官之念而削发为僧，被械解贵阳途中仍高吟“精忠大节千秋在”，完全置生死于度外。

与吴应熊的周旋亦显现其大义凛然的气概。路遇吴应熊，竟当面指斥其父吴三桂的反复无常，吴三桂却叫儿子赶快放人：“是欲辱我以求死所耳，吾儿正堕其计！”

明末清初，孙可望、吴三桂都曾雄霸西南一时，身为君王的永历于前者，康熙于后者，都曾一度避让三分，钱邦芑却敢不避杀身之祸而与之周旋、抗衡，故陈垣、陈寅恪等名家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
同一时期先后来到余庆蒲村的遗民，还有郑逢元、钱点、胡钦华等。钱邦芑曾一度移居邻近的湄潭西来庵，去到湄潭的遗民有郑之珧、范钊、程源、李之华等。这些南明朝廷的要员，与本域归隐之士，如余庆的彭玉房，湄潭的曹椿、曹柱、黄一桂、吴之甲、吴开元等等，在特定时代、特定地域构建起了一个精神家园和文化摇篮。

这是一个可以“全其志节”，保其人格的家园。钱邦芑在《水源洞记》中写道：“夫荒裔遐陋，当孙氏偏据时，士大夫俯首困辱，以为善类几尽，而我辈犹得山水琴书，啸傲天地。嗟乎！士君子亦在乎自致耳，孰谓时势饶困人哉！”在这里，他们可以“深宵歌啸，诗酒自娱”（钱邦芑《他山赋》），可以“扫叶烹茗，啸歌自适”（吴开元《柏杨坝琴洲记》），在动乱中保住一身清白，保持一腔正气。

品茗饮酒、慷慨悲歌的同时，更多的精力是切磋学问、从事著述和开堂讲学、培育人才。钱邦芑隐居他山时的著述甚多，此文集中已有介绍，此处不再赘述；关于讲学情况，《黔诗纪略·钱点传证》中有所涉及：钱邦芑隐居他山后，“四方隐流闻风靡至，采幽撷胜，终日啸歌，或聚邑人士讲学，播北、水西有千里负笈者。”诗歌成就甚高的傅尔元就是从桐梓专程前往他山就学的，在他山跟随他削发为僧的弟子就达 11 人之多。

明末清初是黔北地域文化成型的重要时期，这与当时会聚于此的遗民与高僧密不可分，钱邦芑是其中的突出人物之一，他山即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摇篮。

余庆文联多方搜集与他山相关的资料，并将其汇集成册，实为远见卓识之举。这是积累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，是把丰厚的历史文化资

源转化为现实的精神与物质财富的重要举措之一，对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，发展地域文化，推动旅游经济，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。基于此，遵编者之嘱，赘言于上。

【编者按：曾祥铨，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，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，《遵义百科全书》编辑部常务主任，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。】

·写在前面·

概说他山

编委会

他山是一组摩崖石刻！他山是一种文化！他山是一种精神！三百五十多年来，无数文人墨客、官商士绅前往蒲村拜谒。或感喟长叹，或啸歌弄笔，或褒赏嘉颂……角度身份不同，境遇心态不同，知晓程度不同，其收获迥异，说道亦不同。甚至因众口铄金之故，个别史实还成了谬误。余庆县文联受命发掘、整理他山文化以来，编辑同志们搜集、翻译、阅读了大量史料，他山史实渐成轮廓，现概说于后，以助读者阅读。

钱邦芑生平简历

钱邦芑，生于明神宗万历任寅（1602）年，卒于清康熙癸丑（1673）年，享年 72 岁。字开少，江苏丹徒（今镇江）人。明崇祯时大学士，南明唐王时授监察御史。南明永历帝时，以原官巡按四川。永历四年（1650 年）隐居余庆蒲村。永历八年（1654 年），在蒲村祝发为僧，自号大错和尚。永历十一年（1657 年），投奔已迁云南的永历帝，仍授左都御史掌院事兼巡抚云南。永历十三年（1659 年）在奔缅甸途中，君臣相失，遂至永平、腾越一带，僧服隐鸡足山，撰《鸡足山志》8 卷。康熙元年（1662 年），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，邦芑闻之痛哭，乃出滇，复隐余庆蒲村。康熙三年（1664 年），离开余庆，隐居湖南衡山。康熙九年（1670 年），永州太守刘道著聘修郡志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 年），宝庆（今邵阳）太守李益阳亦延修郡乘，仅半年即病歿。其侄钱点与李益阳将其灵柩归葬于衡山集贤书院。

钱邦芑隐居余庆蒲村

一进蒲村：钱邦芑在《甲午祝发记》中写道：“自庚寅八月孙可望

入黔，逼勒王号，迫授予官拒不受，退隐黔之蒲村，躬耕自给。”庚寅即1650年。可见，钱邦芑于1650年8月一进蒲村。

一出蒲村：《黔诗纪略》载：“语嵩禅师，字语嵩，本蜀巴人。……甲申乱后，与黄薛象、严书云、渚禅宿避居酉阳司。寻，入黔，驻锡贵竹狮子山。辛卯，中丞钱邦芑、太史方于宣请住牟尼山报国寺。寻，过夜郎住大士阁，又之马坪。邦芑复请就敷勇卫（今修文县）三潮水知非庵开堂焉。”辛卯即1651年，可见，钱邦芑退隐余庆蒲村，将家人安顿好后，就来到修文县三潮水寺，并改三潮水寺为知非庵，自号知非居士，意今是而昨非。

二进蒲村：钱邦芑在《蒲村归田诗小引》中自述曰：“壬辰春，率门弟子数人，入黔之敖溪。”

壬辰年即1652年。由此可见，钱邦芑在知非庵居住数月，因孙加紧“逼”受伪职，不得已回到蒲村。

二出蒲村：钱邦芑在《甲午祝发记》中写道：“甲午二月廿三日（阴历），为余初度之辰。……次日，余庆县令邹秉浩复将可望命趋余就道，威以恐吓，危害万端。……是晚，予遂祝发于小年庵。”甲午即1654年，二月廿四日（阴历）钱邦芑被邹秉浩械至贵阳，拘于大兴寺。第二次离开蒲村。

三进蒲村：1654年三月上旬，孙可望将钱邦芑囚于大兴寺的同时，加紧受禅进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永历帝密召李定国入卫机密泄露，孙可望一怒之下，将以吴贞毓为首的十八个异己全部除掉（史称“十八忠臣之变”），朝廷为之震动，人人自危。孙可望亦自知人心可畏，乃释钱邦芑。钱邦芑遂归蒲村。

三出蒲村：钱邦芑在《湄潭水源洞记》中记述曰：“余自甲午祝发，移居眉水之阴，挂锡西来庵，与吴扶灵望衡对宇，动静相闻。”钱邦芑虎口余生，心存余悸，加之吴扶灵、曹寻宇、冯仲立、黄月子、祝雨苍、龚上之等一大帮同朝墨友聚居湄潭，遂于1654年秋冬时节移居西来庵。

四进蒲村：钱邦芑在西来庵居住数月，风声渐平，仍回蒲村居住。